

## 新娘

大中午，一坨坨濁煙從建國街底的巷腹放出來。

拐進巷子百公尺，伏了一座半廟半壇的「保南宮」，宮前有不太廣的廣場，廣場上方天空給鐵皮遮棚覆著。濁煙由這裡來，如同槍戰，鞭炮熱烈十分地轟炸廣場，還有人要跳進去吃炮。

「屁啪碰啪屁！」

刺耳的炮炸得汽車警報器撒歡怪叫，嗆鼻的煙燻得賓客嘴上咒罵而心內舒爽。炮愈放，硝煙來勢愈洶洶，把鄉親捲進一泡白霧，吳太太家那條狗撤到盆栽後面，待景物的形狀再次清晰可辨，牠豪氣干雲越過盆栽，勇吠疲軟的硝煙：「該該該該！」〔那狗吠起來值得一個驚嘆號〕

煙塵被吠上半空，光天化日下現形。吳家狗狗滿足退回盆栽旁，驚起一隻番薯體態的麻雀，晃晃飛上電線，平視鐵皮遮棚在晴日展翼。棚翼下，遮蔭緊巴著女客人的臉譜，把脣上的豬肝紅染成鐵銹色，色調像鐵皮上大小不一的鏽孔。孔洞篩過日光，遮棚成夜空，有點點繁星。廣場如光的沙漏，篩落光點，男客人泛油的額鼻被照得晶亮無比，等屁啪碰啪屁轟完，便整臉黏了炮屑。淑安見狀，連忙閃到角落，背對眾生，抽出提包裡的吸油面紙，輕按 T 字部位。

淑安用鵝黃色洋裝的裙擺，前年春季特價買的，沒什麼機會穿。本來母親叫她穿新買的紅套裝，裙長覆膝，內搭緊身褐襯衫，外面是蕾絲滾邊銅金排扣的小外套。淑安嚴肅拒絕母親的提議。她要穿的這件鵝黃洋裝，裙擺會隨走動而搖曳而生姿，甚至踮個腳尖都有風采，跟其他衣服大不相同。

這讓她和其他披金戴紫的人大不相同，Peter 可以從眾人一眼認出她。

當然，Peter 今天不一定能來，但萬一他來了？可惜我們不像外國人，喜宴的時候會跳舞，婚禮歌手用甜嗓子播慢歌，蠟燭流下潔白的喜悅的淚珠，老夫妻小情侶雙雙起舞，Peter 也會邀她一支舞，伸手到她面前，等她起身。光影流過足踝，裙擺畫出嫵媚的弧度，稍縱即逝的鵝黃映上賓客的瞳孔……

「新娘子來呀啦！」麥克風大喊。

男女客咧嘴笑，開口罵，聲浪滔天。醬油瓜子嗑滿桌，長壽煙遞來給去，小朋友在桌下玩得連滾帶爬，分不出是孩子還是貓貓狗狗。

忽然間，屋內竄出一團火紅，燒到麥克風旁邊低語著：「新娘攔未好啦。」是母親，穿那組大紅套裝，兩條黑絲襪腿，一雙短馬靴，新燙了茂盛捲髮，遠看正像一支麥克風。母親攥著紅包比畫手腳，小腹似懷孕四五個月的太太，裙腰下長出完美的橢圓。

「喔哈哈哈哈哈，挖係老番癲哪！」麥克風樂呵呵地宣布：「唔係啦，新娘攔在點粉抹胭脂咧！阿公阿嬤、阿伯阿嬸、大勾勾大姊姊還有夠位小朋友，咱先呷！」

愛呷飽喔！」

淑安遺落在廣場邊角，懷中揣著提包，不時瞄瞄裙尾。火紅的母親拿著紅包搨脖子，湊到女兒身旁，叨唸以前她做新娘子的時候哪有這麼好命，三催四請還不出來，新郎也憨憨在旁邊等，要威風沒威風，不知道會不會被老婆騎到頭上咧，這樣兒子養到這麼大做什麼用——想到從前齣，看到公婆都必恭必敬，心臟乒乒跳，踏錯一個步子攏ㄟ驚，不敢睡過六點起床，從前當新娘禮數才多呢，每項每項講究，她記得那天的客人太多啦，超出人數，婆婆忙裡又忙外……

淑安的目光，從裙尾移到母親抹粉抹水泥般的臉盤，嘗試想像母親多少年前的新娘子模樣，想像賓客如雲，眾星拱月。

……彼時陣穿紅旗袍齣，沒有腰束奶膨穿不起咧，哪像現在大家穿的什麼蓬蓬裙白白的，歐巴桑穿也一樣啦……

「媽媽，」淑安趁隙插話：「是不是要帶外公出來了。」

「哼、哼哼，」母親不理會淑安所說，操起台灣國語，對鵝黃色洋裝嗤之以鼻：「阿安妳喔妳，穿這個什麼衣服、黃黃的、看起來沒精神、有夠好笑的，叫妳穿這套紅的妳不要，只好我拿來穿，不要浪費了欸。」

母親皺鼻子捏女兒的裙，狠狠審查一番。淑安沒反應，母親就鬆手趕她去坐好：「沒有在招呼客人就去坐著不會喔！」

挪移至主桌側座，淑安手掌覆住包包疊腿上，背脊打直，如一尊塑像。母親睨她一下，又風風火火地進屋，把老得不能再老的外公端出來，供到主桌正位。她和外公守著主桌，守著好端端的醬油瓜子，芭樂汁柳橙汁，杯盤碗筷和煙灰缸。新娘在屋內，弟弟在屋內守著他的新娘。不遠處，外燴鍋爐轟隆隆，跟遮棚下幾十張嘴舌合奏，淹過淑安心思裡既甜又慢的婚禮歌手。

上菜了，海蜇皮冷盤孤零零在旋轉盤上獻身。

免洗筷從四方舉起。

\* \* \*

建國街尾仔巷的屋舍，身高一兩樓，最多蓋第三層，比起建國街另一端的洋房，尾仔巷的屋，個個面黃肌瘦。

淑安家在建南宮斜對面，發育不良的模樣：兩層樓不到五公尺高，土色鋁門窗，門口嘔了一地老盆栽，風大的時候，屋殼子就和對面的鐵皮棚搭檔吵鬧；爲了騰出新房給弟弟跟他的新娘，家裡重新隔間，走道因此更瑟縮，天花板更低。二樓角落有台山葉的 **Keyboard**，本來停在樓下，但淑安每次彈琴，就聽見水槽的碗盤油膩膩的哼唧，炒鍋和鏟子鏗鏘鏘鏘交合，外公上完不沖水的馬桶咕嚕地消化屎尿，快要聽不見自己的琴音了。所以，淑安央弟弟幫忙，把樓上裁縫機和樓下鍵盤對調，母親的縫紉事業並不受鍋碗屎尿的打擾。

鍵盤有擬仿鋼琴的音色，雖不近亦不遠矣。經常晚飯後，仿鋼琴音會在她手

指間巧妙地忽低忽高，猶急猶緩，或強或弱；選好節奏，調好速度，當心和弦，於休止符時迅速翻頁，如此一來，流行歌就叮叮噹噹充盈室內，甚至溢到屋外。一想到這裡，淑安會悄悄打開眼前的窗，略略調高音量，說不定有路人鄰人從外面經過，正停下來聽呢。直到母親從樓梯底喊過來：「厚！阿安哪，卡小聲咧，電視聽嘍啦！」

淑安想繼續學琴。

闔上日曬焦黃的琴譜，舖好鍵盤防塵蓋的時候，她常常這樣想。高中同學有個畢業就出國學音樂了，也不考大學，聽說現在回來教琴，收入很好，有一頭漂亮的波浪捲，偶爾在社教館表演。

如果有一天她也能登台演奏，下面聽眾使勁鼓掌，喝采。

\* \* \*

仔細咀嚼油飯，淑安手指一邊在桌面活動，彷彿黏膩的大紅圓桌裝了鍵盤，讓她不停敲著點著滑移著，要是 Peter 見她這樣，不知會不會覺得太孩子氣。油飯嚼了二十下，淑安才嚥進喉嚨，這樣能避免發胖，她一五八公分而已，四十四公斤，希望瘦到四十；還有臀部肉多了點，不夠翹，穿褲子難看，不能買廣告小尻革命的牛仔褲。淑安深深吸口氣，收縮小腹。

菜上了三四道，親朋鄰友開始分出吞食的力氣，讓嘴巴做其他用途。

「聽說新娘小咱阿義仔十歲哩。」

「嘍啦，九歲。阿義仔今年二十八啦。」

「咁有水？」

「伊越南欸喔？啊係泰國？國語會講嘍？」

「里長伯你教伊講啊，好好啊教ㄟ！」

「厚！國語免教啦！偶會教更~實~用~的喔！」

那桌的笑聲瞬間沸騰，里長自己笑得褲子都快尿了。

「免笑，ㄟ笑到腎虧咧，緊呷啦！」里長嘻罵，伸長了筷子往白斬雞戳去，腋下的汗漬從小扇形開展成沖積平原。他笑意未消，齒邊兩三顆飯粒趁機飛出，體操選手般空中翻滾了幾圈，成功降落在雞肉上。同桌都裝作沒看見，只是挾菜若無其事地避開，當真沒看見的里長兒子，正滿懷情意吮雞腿骨。

「喔這個、這個雞肉好白、又好嫩ㄟ，很好ㄟㄟ喔——」里長胖舌頭打著噴噴，攪動口腔的肉渣，同時捏一塊豐滿的雞胸肉。

「大家緊呷啊！」他眼睛滴溜溜欣賞雞胸一番：皮脂吹彈可破，肉色柔嫩，必定入口即化啊。

「白白嫩嫩哩……」他打了顫，親親愛愛吻上雞胸，臀下的椅子吱嘎，繼續

忍辱負重荷著這樣有斤有兩的身軀。里長先生吃得嘴鼻潤滑，眼梢帶俏，情不自禁地舔手指，額頭結了汗珠子，幾顆串在一起閃閃發光沿著眉心沿鼻樑往臉頰滑去，遠遠看就像里長吃出感激的淚水。

殘餘的雞肉骨，默默攤在花色爛糊的塑膠盤，讓鐵皮破孔篩下的日光，照著她們的黃皮白肉。

一會兒，有小孩吵鬧要吃布丁，大人哄孩子把碗裡的菜先吃完：「妞妞乖，等下就有好大好大的布丁唷。」妞妞不肯，別過頭嘟囔：「那個不好吃我才不要吃，媽咪妳趕快吃掉啦……」

淑安閨秀似地啜食物，淑安的母親是過動兒，紅臀摩擦椅子沒兩下，囫圇半碗肉，便彈起身來，東寒暄西招呼前擺手後蹬腳的，屋內屋外走，瞄瞄外燴師傅，或合手往保南宮猛拜，大約她視線沒有照顧到的地方就會民心潰散。

「喂喂，新郎的媽媽欸，妳今天有夠漂亮喔！身材有在保養ㄋㄟ！」不知道哪桌冒出這句頌詞，令母親煞住她的千手千腳，悠揚轉身，朝那聲音點頭致意，綻放一朵五彩笑顏。

剔透的唾液自外公嘴角降下，沒入紅塑膠碗，跟碗中勾芡合而為一。

\* \* \*

喜宴這種場合讓淑安不很自在。

比起來，同事聚會可能好些，Peter 總照顧到每個人，場面熱絡，他跟誰說話眼神就鎖定誰，要跟大家說話他就瀏覽全場。被他視線掃到的時候，淑安常覺得不好意思，又覺得這樣挺好。

早上八點打卡，人人都行屍走肉，但 Peter 一進門，辦公室就精神起來；辦公室是老旅社改建，有股化不開的腐氣，但 Peter 來了，那味道就淡了。沉澱的硫磺味是腐氣部分來源，淑安有點排斥，她不曉得大家怎麼喜歡在臭哄哄的熱水裡泡到皮膚發皺暈頭暈腦的，不過附近就是年年有大批遊客來泡臭水；而他們辦公室這兒——老旅社改建的溫泉博物館，公營，月薪兩萬五，職員包括組長不超過十人，倒是乏人問津。四十坪不到的博物館裡，中英對照介紹此地的生態、地質、溫泉成分和療效、開發史等等，有圖說有短片，有幾名鎮日喝欠連連的解說員。

淑安的母親拜託縣議員，挖到這裡的空缺給淑安，她本來不情願來，怨母親多事，現在卻覺得冥冥中有安排；要是自己找到工作，母親就不會拜託議員，她便不會來這裡上班，更不會遇見 Peter。

Peter 在，辦公室就值得待。

Peter 帶起辦公室叫英文名字的潮流，他說這樣很親切。每當 Peter 有什麼提議就會擊掌，有次他擊了清脆的掌，開始問每個人的英文名字。

Alice、Steven、Rosemary、Sharon、Yvonne……一個接一個，Peter 依逆時針方向問，最後才到淑安。淑安不專心瞄著資料夾，趁撥頭髮的瞬間注意什麼時候輪到她。

快輪到了，她聽見心臟想脫離身體般愈跑愈急。

她開始排列桌上的筆。

「妳呢？」一抹微笑隨 Peter 問句浮現，他聲線勾起淑安的臉，目光鎖住她眼睛。

啞了幾秒鐘，這幾秒簡直像千秋萬代，她終於發出低頻的支唔：「喔我……我是……Ti——」國中英文老師給她取作 Tiffany。

「啊啊，妳不會沒有英文名字吧？」Peter 不知情地打斷，很訝異，立刻又笑得晴空萬里，說：「丁淑安、淑安……那，妳就叫 Anne 好啦！好不好？Anne！」Peter 對於自己的急智非常滿意，神情金燦燦如稻穗。

「I'm Peter, you are Anne。」

「I'm Peter, you are Anne。」他講了兩遍。

\* \* \*

Peter 還沒有來，Anne 還在等，新娘還沒現身，菜還在上。

\* \* \*

「欸，我們幾個有時候也應該去泡溫泉放鬆一下嘛，對不對。」有個週五傍晚，Peter 提議去泡溫泉，他見淑安正在看他，即刻問：「Anne 妳覺得怎樣？」他在問我的意見！淑安心底驚嘆，連忙盯著茶杯，「嗯，不錯呀…我可…」Peter 聽到「嗯」就風風火火地擊掌，彈手指，吆喝整個辦公室：「走走走，大家一起去泡湯囉！」

正在補妝的 Sharon 放下粉餅，說：「哎唷，整天都在溫泉區還泡什麼湯，很悶耶——聽說最近市區新開一家啤酒屋，現在優惠期間 299 吃到飽喔！Peter 我們去吃啦。」Peter 一聽就擊掌，爽快應和著，又起鬨說今天要舉行 Friday night 溫泉盃啤酒大賽，大伙都得喝個天翻地覆，不然罰掃館內廁所一星期。這提議人人叫好，Sharon 笑咪咪抹脣膏。

299 啤酒屋給他們上了幾盤五顏六色的熱炒，大家擰著筷子在龐大的蔥蒜辣椒間找尋肉的蹤影。白飯挺大碗，湯鍋裡漂浮著油脂沉澱著肉渣，啤酒大瓶小罐排排站，八名溫泉博物館館員和著汗，仍吃得有滋有味。

吃喝一陣，啤酒帶進肚裡的氣往上冒，淑安感到臉燙，想是紅了臉，便去廁所照鏡子。不過，鏡子裡的她沒有臉紅。鏡子不老實，淑安不死心，傾斜半身貼上鏡子，只見削白的臉上灑著雀斑和一顆粉刺。

捏捏臉頰，淑安想要自己更開朗。

她邊深呼吸邊調整內衣讓胸部集中，理理衣裳，側身子審視弧度，重新梳一遍頭髮並夾好髮夾。

然後對鏡子微笑了三分鐘。

淑安補好腮紅才回到座位，同事幾個已經喝得有些神遊太虛的意思。酒品差的 Steven 挾瘋帶傻，摟住旁邊女同事的肩，傾吐去年他日文系的女友跟個日本留學生上了床，如今情已逝，難挽回，徒留憾恨。被摟的女同事卻笑得百媚生，「波」地又開了一罐 Asahi，遞到 Steven 嘴邊。

淑安平時不太喝，但天生酒量不錯，兩三罐啤酒下腸下肚都沒影響。她猶豫要不要開第四罐，褲腰愈來愈緊了。

Sharon 像株小草小花，以酒灌溉，接著頭一歪，不偏不倚歪上 Peter 肩膀。她雙頰飛紅，嘴唇濕潤，灌溉得宜。

「酒量不好還硬要喝哩……」Peter 坐得挺直讓小花草靠著他。

淑安坐在他們對面，抿著嘴，中間隔了無數啤酒罐，殘羹，爛面紙。

沒人曉得淑安是當日啤酒大賽的冠軍。

\* \* \*

一支空蟹管扔到水泥地，里長拿起另一支，牽牽地吸蟹管，蹙眉的樣子好像正在感時憂國、思考生命的大體。

其他不如里長忙碌的親鄰，已從新娘的國籍年紀長相、會不會聲、生出的孩子素質好不好、會不會謀害親夫諸如此類的討論，轉到淑安身上了。淑安的國籍年齡沒啥可探討的，於是，淑安還沒嫁人成了最熱烈懸疑的話題。每桌都出現福爾摩斯，以周延的邏輯與細密的心思來推演淑安未嫁之謎，集思廣益的效果確實不可小覷。結論很多——個性內向、長錯痣、石女、命中姻緣淡薄等，之後，狗狗的主人吳太太斬釘截鐵提出「女同性戀」之說。

此說法嚇住一些伯姨爺嬭，大家表面撻伐吳太太造口業，卻擋不了想法在心底生根。

主角淑安，背對關切她婚姻的左親右鄰，保持每口二十下的咀嚼，那些吼吼嚷嚷的推理彷彿沒讓她聽見。

屁啪碰啪屁，又一陣炮，真要迎出新娘新郎了。

折騰這麼久，絞盡來客的珍貴腦汁，這位年輕、來自泰國或越南、可能很會生也可能謀害親夫的新娘子終於現身。里長從他的碗盤裡抬頭，昂昂青蛙脖，用油手掌推開面前無涯的屁股，搜尋牽動遐思的新娘。

白炮煙之中，一個紅吱吱的身影搖出來，又是淑安她母親，領在新娘新郎前頭，一副京城名妓派頭，掠下眾人眼光。爲了變成聚焦點，母親能強盜能偷竊，

並願意在熾熱的目光裡燃燒殆盡。

淑安望母親，突然覺悟這點。爲什麼自己沒有這種氣勢？

淑安悄然離座，潛進房子補妝。

補完妝回來的當口，母親扭著身軀，往天上地下東海西陸向男女老少蟲魚鳥獸，無分雌雄無分高矮胖瘦，一律敬酒，喜氣萬分。

弟弟繞過母親，默默牽新娘到主桌，步子一拐一拐的但不明顯，那是幼時小兒麻痺的後遺症。淑安凝視弟弟，想不起來新娘是越南還泰國，幾個月前弟弟跟著相親團，到了東南亞哪裡？或者哪裡都一樣。

「安哪，啊妳啥米時陣要嫁尪！」舅舅的大嗓門劃破淑安的思緒。

舅舅搭著里長伯到主桌，大大咧咧冒酒氣，刻意轉成國語：「找到老公的話，阿舅會包一個很大、很大的、紅包、給妳齣！」全場一字不漏聽見舅舅的話。這是大話無邊的舅舅，空頭支票的舅舅，出一張嘴的舅舅，只想拿玩笑鬧她，讓她窘到十八層地獄。就算，就算她當真嫁人，舅舅一定跟今天一樣，汗衫拖鞋搖擺進酒席，禮金或禮貌這種詞彙並不收錄於他的人生字典。

由於猛爆性憤怒和羞恥發作，淑安耳根子發燙，垂下頭，心中烈焰把雙頰燒成腮紅也搽不出來的赤色。

人人注目主桌。突然間，舅舅的地位大大提升了，他不再是那個早上賭錢晚上脫褲的男人，這個玩笑將他推向人生的喜馬拉雅頂峰，受到一種敬重，得到一種滿足，感到一種抒發，腹內長年的鬱結皆排放一空，再無罣礙。舅舅更加神氣活現，頑皮地捏淑安臉頰一把：「還會臉紅ㄟ安安！啊哈哈！」不過，舅舅跟里長四隻眼睛都盯著新娘。其他桌也隨著啊哈哈，大家歡騰鼓舞。

淑安再次起身進屋。

外公幾乎進入涅槃的狀態。

\* \* \*

弟弟床墊壓著幾本 A 書。淑安幫弟弟換床單時候翻見了，她迅速而認真看了一些，怕母親跑進來，所以沒全部看完。

淑安將看過的圖片銘刻腦內，獨處時，她像取出秘密收藏品那樣，回想圖片男女的奇詭姿勢表情，發動全體想像力去揣摩，那體操運動般的動作會達成什麼感覺，而什麼感覺會促成那分表情。

後來弟弟跟她說，那些 A 書是碩果僅存的牛肉場小姐送給他的，現在是歐巴桑了，但他們還是喊她小姐，小姐偶爾會接生意，都是熟客人。

弟弟說他圖片已經看夠了，他想要真的女人，不想再看圖片。

淑安離開弟弟的真情告白，羨慕著男人的坦承。想母親要是知道她腦子裡活動的畫面，不曉得會怎樣。

也曾經，弟弟辣著眼眶怒罵他追求過的女人一個比一個膚淺、一個比一個現

實、一個比一個缺腦，單單因為他走路「有一點點怪」，就視他如糞土。淑安聽弟弟泣訴，也跟著抱不平。末了，弟弟拍她的肩，補充道：「不過姊，我知道妳不是這種女人，妳不會只看對方的長相身材，對不對。我就知道。」

淑安眨眨眼，眼前浮現 Peter 金燦燦的笑容。

「姊妳應該趕快當新娘子的。」弟弟抹淨臉上的淚。

淑安想過當新娘，想得不常，但有想。

她是不是會披白嫁紗，挽著心愛男人的手臂，臉上既是幸福的微笑又含感傷的淚水，纖足步步踩著紅地毯。學生時代的女同學也來參加，從前那些叱吒風雲的女孩子不如她嫁得好，她們又妒又羨地凝望，眾人見證下，新郎親吻了她這個獨一無二的新娘。

淑安也想要個白裡透紅的寶寶。

男的女的都好，只要是可愛聽話的孩子，只要是她同丈夫懷上的孩子，她要愛他們教育他們。是兒子，就會跟他爸爸一樣好看；是女兒，就跟她媽媽一樣細膩懂事。

淑安在想的當下，還不知道十一個月後，她弟弟的老婆將生下個胖男孩，原本喜宴上那個咖啡色的羞赧新娘，會散發驕傲的母性，抱孩子像抱獎盃，是個勝利女人。到時，淑安想得更多。

溫泉博物館每月兩萬五固定的收入，大部分都表現在淑安的存款簿上。存款超過十五萬塊的時候，母親要讓弟弟去東南亞挑老婆，費用大約三十萬。強悍如母親，拿出混跡菜市場四十年的氣魄，殺價到二十萬出頭，殺得仲介脫皮，殺得親友頻頻稱好。

母親帶著那份氣魄問起女兒存款，淑安想起弟弟的淚眼，和牛肉場小姐給的 A 書，便將印章和存款簿交給母親。

弟弟參加的選妃之旅，食宿佳，排場大，選擇多，口碑好，一兩百名佳麗溫柔地接收整團男人的目光。但因為人多，總有點鬧哄哄的沒啥秩序，儘管如此弟弟還是亂中有序地覓見他要的真實女人。

一切不再是圖片。

他攜著親自挑選的女孩，進去大概是診療室的房間，有尿味有藥味，弟弟不管什麼味，將女孩揉到狀似醫生的中年婦人跟前。小房間闔上門，洪荒初始的靜謐。不需要一刻鐘，女孩從門後現形，弟弟捏了一張窸窣叫的薄紙，他臉上煥發著任何高級保養品都保不出來的光采，不太協調的雙腿抖擻地大邁步，那步伐掄起的風，讓薄紙窸窣得更脆了。女孩沒入弟弟身後，傾聽薄紙迎風的響。

團長蔡阿姨懶洋洋地豎大拇指，「我說了嘛，保證原廠囉。」拇指的艷紅指甲油斑駁，餘下的顏色固執不肯剝落。

存款簿結餘是九千七百一十三塊。



